

塔川秋美

文/图 方华

深秋时节去皖南，一定要去塔川打卡。沿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东侧的山路上行不多远，就到了塔川。

塔川是一个村庄，穿过一片古木掩映的下坡小路，山坳处的塔川村就进入眼帘。

秋末冬初，是塔川最美的时节。满山坡金黄、深褐、火红和墨绿的树木互相间杂，五彩斑斓，极富层次。

白墙灰瓦的小小村庄被缤纷的色彩包围，在山野间显出几分清冷，清清淡淡的，宛如世外仙境。

收割后的梯田袒露着，遍布坡旁埂边的雏菊在暖阳里恣意绽放，让行旅者陶醉在一片花香里。

村庄背倚的山峦为高耸云端的黄山西南余脉，二三十幢古民居依山而建，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。

问寻村民，知小村之所以叫塔川，是因为这里的房屋、田地分布错落有致、层次分明，像塔一样，且村落里有河流蜿蜒穿过，为川。

漫步于村中，赏溪流绕屋，观红叶掩隐，听竹林莺啼，闻鸡犬鸣吠，领略山间村民宁静悠闲的生活乐趣，真是心神俱怡。

最美的时光是清晨，鸡鸣声中，天渐渐透亮。



站在高处瞭望塔川，薄雾笼罩，树影朦胧，徽派建筑农家小屋在影绰的树影和雾气里，若有若无隐若现，让人立生"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"之感。

塔川山林里分布最多的红叶树是乌桕。乌桕叶红的时间最长，而且同一地点相邻的树，有的已红叶落尽，有的却依旧绿色满枝，让人叹奇。

落了叶的乌桕树也另有一番美态，乌黑的枝干恣意伸展，仿佛在天空中遒劲的书写。

夕阳将下时的塔川是另一种美景。一束束金黄色的阳光透过云雾的缝隙，斜射到这片村落和树林，给它们蒙上一层既显堂皇富丽，又显梦幻的色彩。

站在这种巍为壮观的景致里，耳边仿佛听到阳光的交响曲，让人心潮起伏。

沿山势而下，山坳处田垄相邻还有一两处小村，弯弯曲曲的田间小径将它们相连，在霜色中将塔川衬托得错落有致、韵味悠然。

秋深以后，塔川总要迎来一批批的摄影和艺术爱好者。

有人说，塔川之秋就像一块调色板，每位身临其境的人都会绘出自己心中的那幅浓笔重彩的画卷。

乡关何处是

方华

一

车子在婺源的崇山峻岭间蜿蜒。

窗外，霏霏细雨下的青山绿水、黛瓦白墙不时摄入眼帘。突然想起唐代诗人崔颢的诗句："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"心中涌起一股乡愁，这种乡愁应是一个多年客居它乡游子，终于走在回家路上的感觉，虽是深秋，却如此的温暖，如此的情意绵绵。

而我既不是婺源人，也不是徽州人。但随着车轮的转动，这种回家的感觉竟是如此的强烈。眺望窗外那似在梦中见过的山山水水，忽发奇想，这片突然给我带来家的感觉的地方，是否曾留下过祖辈们的足迹与身影？

连续几日，穿行在婺源的山水村落间，回家的感觉也一次次地涌上心头，它就像血液中的殷红与热度，一次次地让我温暖，让我激动。

我在阳光下的皱纹里寻找似曾相识的岁月，我在溪边浣洗的身影里找寻熟悉的温情，我在青亮的石径上追寻童年的歌谣，我在幽深安谧的村巷间凝听缥缈的徽音……

我心中明白，我与婺源的接触，不过是一个游客留下的风过无迹的履痕。

但我更明白，这种回家的感觉，是一个久居钢筋水泥城堡的人散入乡野的一种放松，是一次心灵的洗礼，灵魂的回家。

二

当一个人想要回家时，他只需要迈开脚步，朝着家的方向。但当一个群族被人为离

散，他们"回家"的脚步又何其艰难。

婺源，唐至五代隶属歙州，宋属徽州新安郡，元属徽州路，明清皆隶属徽州府。在婺源，吃的是徽菜，演的是傩戏，飞檐翘壁的徽派民居散落在青山绿水间，清韵悠长的徽音缭绕在粉墙黛瓦上，朱子理学，余韵不泯，村村祠堂，宗火兴旺。

然而，1934年，蒋介石为了剿共方便，将婺源从安徽划入江西，当地民众难以抛开历史认同与徽州情结，对当时江西省政府的一些治理措施又日复失望，再加上无法接受"江西人"这个新身分，于是促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"回皖运动"。

据唐德刚译注的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："婺源与安徽的徽州有长久的历史渊源，居民引以为荣，不愿脱离母省，所以群起反对，并发起了一个运动。"

由于民意强烈，特别是抗战胜利后，婺源各界更是积极发起回皖诉求，并组织"回皖运动委员会"。一波波的请愿运动及在胡适等徽州名流的推波助澜下，1947年8月，婺源终于划回安徽。

不过，在1949年，江西所属的解放军"二野"赶在安徽所属的"三野"之先解放婺源，于是婺源再次被划到江西，并延续至今。新中国的建立，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，由于生活的改善、地位的平等，婺源人安居乐业，不再有所谓的"思乡"之心。

三

家，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生活状态，家更是一种亲情与情感的汇聚地。

在婺源，我猝遇一位青衫纱帽、儒雅典

范的长者。这位长者在婺源的青山绿水间站立了几个朝代，他让时光猝然倒流八百多年，让我在大宋王朝的某年某月某日里，与他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拜乡邻，观乡景，祭祖先，认宗祠，禅四书，传理学……在先人的墓前植下隐喻二十四孝的二十四棵樟树后，他摆歙砚，展宣纸，研徽墨，挥紫毫，写下千古名篇：

"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"

朱熹，这位继孔子之后，中国又一位伟大的哲学家、教育家，他以他博大精深理学体系，为徽州文化注入了"源头活水"。

黑格尔曾说，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，由此，我们不妨把徽州看作徽州人灵魂的乡关。

"沉沉新秋夜，凉月满荆扉。露泫凝余彩，川明澄素晖。中林竹树明，疏星河汉稀。此夕情无限，故园何日归？"

在婺源的日子，正是秋天，我想，我似乎触摸到了朱熹写下上首诗的心境，我也似乎触摸到了婺源人、乃至整个徽州人的心境。

徽州，不是地域上的，不是情感上的。徽州，是一种文化，像滴落在宣纸上的一团徽墨，渲染，浸透……



话说包饺子

邹少男

饺子，是我们北方的一种美食。在我的家乡有这样两句俗话，一句是：舒适不如倒着，好吃不如饺子。

说明人们对饺子的美味是脍炙人口的；一句是年代久远的老话：谁过年还不吃一顿饺子？说的是日子过的再穷，再艰难，过年了总是要设法吃一顿饺子。

看出在那些年代吃一顿饺子不是易事。无可置疑，现在饺子的美食地位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大大的降格了，即便天天吃饺子，也丝毫不成问题。

以往我们没少包饺子，其情景及感受深深的印在脑海里，无法消除。

母亲很爱吃饺子。老人家临走前的七年是和我们一起度过的，那年她76岁。尽管是儿孙绕膝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但老人家一生磨难重重，有我们无法解消的心结，不时的显现出来。

每当这时，我们不是让她喜欢的小孙女去缠着她，就是挤时间包饺子，以此气氛来

分散、排解她的思绪。

老伴说起她童年在农村时，时常在下雨人们不下地干活时，母亲就会让她顶着雨出去买肉回来。一家人围着桌子包饺子，这时候的氛围是很快乐的。我想这也是老天有眼，给辛苦的农民一个歇息和享受美食的机会。

孙辈离手后，参加老年活动中心活动，老年朋友们常开聚餐会，我俩包的饺子是绝对受欢迎的。开始我们是在家里把饺子包完煮好带到聚会上去。后来满足不了需求，就干脆带上和好的面、调好的馅，到聚会现场，让多人一起动手来包，一起来煮，吃的皆大欢喜。因此，吃饺子也成了每次聚餐会的压轴食物。

有朋友问我们包的饺子好吃的秘诀，我告诉她们没有秘诀，但只需做到两点即可：在搅肉馅时要少量多次加水，朝一个方向多搅一会儿，让肉馅吃足了水；一定要放花椒，把花椒炒到似糊非糊状态，再擀压成细面，

搅肉馅时适量的添加进去。我这做法与很多人添加泡好的花椒水是不一样的。

有一位很要好的南方的老年朋友，请我和老伴教她夫妇俩包饺子。于是，在约定的日子我们带着面板、擀面杖等用物去她家。从调肉馅、剁白菜馅、和面、揉面、擀饺子皮、到包饺子、煮饺子，每一道程序，都详细的讲解、演示。在她家待了几乎一整天，顺便帮他们包了很多的饺子，把冰箱的

冷冻层都装满了。考虑到他们自己包饺子时的需要，我们临走时，就把面板、擀面杖送给了他们使用。

